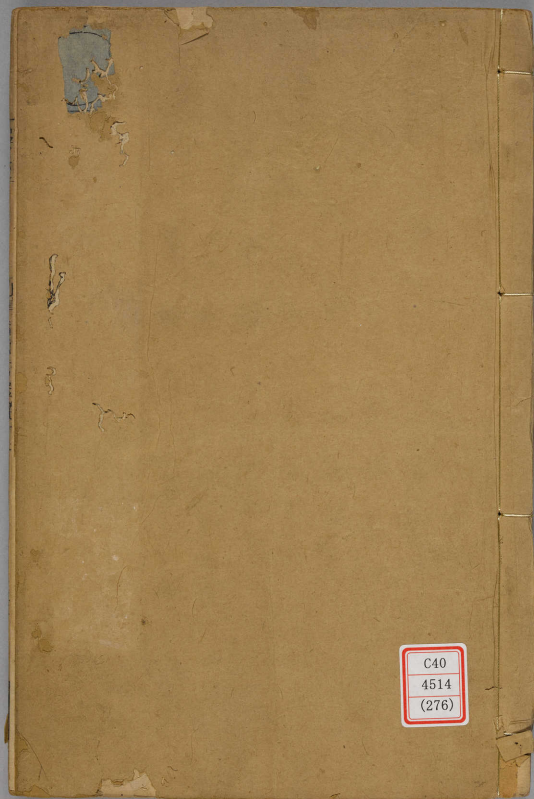




C40-4514

了翁靈龜大藏及司
家書置武州華山
我微築塔院之州中東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三

書問

弟子智元編

復祁季超居士書

接來教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覺範雖訛然僧
寶傳中自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受罰也又謂林
間錄出於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
後十九年爲宣和六年覺範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
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
門法眼宗之然則林間錄之謬覺範旣已自悔其非

潛行改正故曰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尊見極是
第非敢苛求覺範然林間錄中覺範口供一一是實
特須舉出與千古明眼人共決擇之知邪說所由作
耳覺範之言曰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只
此一語覺範欺心和盤托出矣覺範瞞天造謠於馬
祖下增一天王不過欲遏捺雲門謂同出馬駒周金
剛罵雨呼風無甚奇特此正後人牽強謂雪竇顯爲
大寂九世孫者一般見解雪竇能甘之耶覺範詩僧
不尋向上與張無盡輩依通解會自謂臨濟正宗當
時雲門晷匠必有大不肯者此輩忍恥憤然異同創

爲無影之譚自矜駭俗之論此天王道悟所由立也
前此無所謂天王者有之自林間錄始傳燈載天皇
道悟初參徑山後造馬祖重印前解最後謁石頭稟
受法要乃居荊州天皇受寺僧靈鑒所請龍潭本賣
餅家兒所居爲天皇巷因投出家命名崇信前後章
句記載分明淺草易爲長蘆此天皇語也僧問玄妙
之說亦天皇語臨終拋枕子無別爲天王者覺範捏
怪緣飾丘玄素碑謂達觀頴論列五家以道悟嗣馬
祖達觀何享受他覺範塗污節度使拋水中閻羅王
來拿我此是白馬曇照禪師與他道悟何涉除淺草

長蘆并玄妙之說外更無他語碑文賡作不辯可知
入寂之年或云戊子或云戊戌更相矛盾且丘碑已
自差違符碑更屬可笑旣云東陽張氏住天皇寺得
法石頭則其爲靈鑒所請龍潭饋餅者無疑矣忽云
法嗣三人慧真幽閒文賁故爲此以亂之祇益誣妄
覺夢堂草又謂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閒閑得文賁遂
絕一世耶三世耶何自相背謬也林間錄謂達觀引
玄素碑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疑信相半覺夢堂又謂
無盡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塏記據
如所論則丘符二碑皆自達觀穎出同時耶異時耶

達觀穎在宋仁宗嘉祐間已自入滅距覺範無盡將
六七十年使同時有二碑何林間錄中止述玄素但
云正如兩人若大觀元年止有丘碑尚未見符載塏
記不知無盡何從又于達觀穎處得有符碑豈達觀
已歿從鬼趣中與商英相授受耶瞞天造謠更屬可
笑矣又覺範旣謂聞人歸登撰南嶽碑列法孫數人
有道悟名後人因謂權德輿撰馬祖塏銘載弟子慧
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按馬祖本錄入室弟子
一百三十九人當時天皇道悟親從參請原在其列
但非八十四人之比古人門庭廣大不分彼此天皇

雖嗣石頭然未嘗不親稟徑山旁參馬祖傳燈所載幸自井然試取聞人歸登與權德輿全文讀之中必有辨不得槩從附會于馬祖下增一天王也且唐人渾噩何嘗有法孫之稱稱法孫何止數人稱數人何遽及道悟聞人必不然覺範言之妄矣又曰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圭峯章次盡載傳燈相國之言曰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圭峯荅之別說三乘通爲一道又云諸佛有密語無密藏者乃是也且馬祖之嗣何止六人六人之中何先道悟經入藏禪歸海普願獨超都不是

據何乃以江陵爲首耶此處無銀三十兩不打自招洪公此言愈不足信矣又謂佛國白作續燈錄以雪竇爲大寂九世孫佛國從無其語雪竇僧中龍也南嶽下徒欲借之爲重不知從上有言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佛國出雲門下聞之熟矣其肯上他人丘隴耶龍潭參天皇饋餅語佛國嘗爲之頌有云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漫分胡餅爲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龍潭出天皇天皇出石頭佛國親言出自親口且得以法眼雲門更嗣大寂耶張無盡呂惠卿之徒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

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從中分門裂戶自生障礙覺範
悞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禪
師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
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爲作小註今指
月錄誤入小註列爲正文更補天王章次皆自覺範
一人著林間錄實開疑誤之始余故曰商英不足責
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吾兄勿信
其晚蓋也

又

唐文粹載藥山碑記一通云是唐仲之筆謂藥山亦

嗣馬祖可盡信耶今其文已入佛祖通載當亦觀者
不之察耳藥山初參石頭後參馬祖猶天皇初參馬
祖再參石頭要之同嗣湖南未嘗不入江西之室好
事者故爲混亂或由耳食丘符二碑遂有高冠杜子
夏小冠杜子夏之訛可發一笑也百丈是馬祖嫡傳
當時名不列于碑記清規序謂混跡儕伍故祖塢無
其名使徒按籍而求則石頭不得有其藥山馬祖不
得有其百丈矣碑可盡信耶通載成自晚近益不足
據恐好事者又滋口食耳奈何奈何

與青原和尚書

三千里外煞有諍訛讀庖莊一書自與天界老人提
正家風相爲表裏第近亦有漆園指通正在剗剗當
就明眼人請正也僧自楚中携一小刻是楚僧水鑑
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
愚此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鬚鬚
故事可發一笑詢其所由水鑑者蓋費和尚孫也就
孔氏故居穿地得鉞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卽天
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
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焚嚴統時昭然揭
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

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
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卽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
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共有廢置
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巡行人間
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荊州一處唐明皇天寶
十二載康居等國圍涼州帝請不空三藏祈天兵往
救有神介胄而至康居遁去不空謂是北方毘沙門
天王長子也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天王土地當
是昔所流遺不足爲怪又博父天王顯示方藥提頭
賴吒天王請洪昉禪師至天供養杯渡和尚與四天

王游戲水中如是者不一而足地中出鏡誠有天王
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粧成神怪謂是
渚宮道悟此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
乙未間水鑑楚人以戊戌還楚住銀佛寺又三年從
天王土地祠種種捏怪不過爲他福嚴書蛇添足殊
不知藏典必不可改祖牒必不可移諸方善知識必
不可混淆當世名公卿必不可煽惑法門正人已有
起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
前後且不足論卽詆道原尊宿謂是謊書都不足信
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蓋

韶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第九世於石頭爲
第十世當時歷代親承父子祖孫師師傳授從何處
得有差訛他家自有淵源自爲譜牒苟使龍潭崇信
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峯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
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
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
訂大年宋代名臣非是張商英可比其書千古爲昭
自景德至今入藏七八百年累朝尊信奉爲法寶且
西天東土無所差訛而獨于天皇之子石頭之孫雲
門玄沙之祖法眼親所自出昧昧相承不深考據有

是理乎謂道原爲譌書是景德傳燈譌也藏典盡譌也一千七百則譌也三藏十二部譌也西天東土盡譌也豈可不爲寒心哉又祖燈籍籍不但道原已也傳法正宗記無異詞聯珠通集無異詞宗門統要無異詞佛祖統記無異詞玄要廣集無異詞僧寶傳石門文字禪無異詞五燈會元無異詞宗鏡錄無異詞以至禪林寶訓古尊宿語錄雪峯廣錄請益錄舉龍潭德山以下諸名宿並系青原從無改易古今拈頌如汾陽昭佛國白無準範橫川珙正覺逸月堂昌白雲端雪竇顯萬松秀楚石琦並以天皇道悟龍潭崇

信得法石頭授受井然言端語的不但道原已也宋濂嘗敘五宗始末亦以雲門法眼二宗係青原下云希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確不可易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辯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泥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目所共見耳所共聞吾祖宗門風壁立萬仞青原石

撰述
頭以來哲人代出非可是非增損於其間也老兄聞之當呀然失笑矣荊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某白

與誰庵道人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爲遭亂以來吾宗如嘯峯兄藥公兄竝是君家世好大踏步向前又吾屬故人夢破仁庵一衲速朽澹圭諸公先後共集獨誰庵有老母遲到祇林今遂棄妻孥携杖笠居然老禿翁矣豈獨鳥窠吳侍者進號禪流雕龍劉舍人特稱慧地靈山一會事不偶然後來者居上誰庵勇

猛精進涉盧阜過曹溪從黃山白嶽歸浩然有得帶了許多七珍八寶衝風衝雨走入雲溪猛可的一撞將森森翠翠的珊瑚樹水晶屏風都來擊得粉碎是他積代簪纓之子心量最大卻也不荒不忙收拾了廣南明珠原打從舊路去只是一件既出了家便當盡情撒下隨侯明月雖也照耀十分你我學道人一總用他不著不如布施了罷誰庵道三十年好友必不我欺我如今和衣脫下赤條條一個窮漢做本等事業背了藥囊向天台去採藥隨分生涯尋着永明老尊宿在他衣衲下畧坐片時待渠文殊普賢向水

牯牛隊裏轉過身來大家同唱蓮花落多少是好雲
溪應聲道善哉善哉汝去我隨後至也鍤鐸鐸兩箇
好漢咬文嚼字過了一生臨末梢頭你儂我儂唱個
綿州巴歌羞也不識不見他慈氏菩薩從睹史陀天
走向十字街頭討個大光錢逢人作舞他是何等意
思布袋頭打開將過去七佛未來千佛西天東土一
切聖賢盡情安放裏許不許他做聲何況這些驕驕
蹇蹇伊傳周召孔顏一班并那秦漢以來弄毛錐子
的許多不啣嚼生徒在他布絲孔裏探頭探腦再也
轉身不來吐氣不得又有那常不輕菩薩憑伊刀杖

瓦礫劈面相加我只進前贊嘆黽蝓蟲尾子負着蒼
天悲田院乞兒和他金輪大王揖讓周旋相見盡歡
而去誰庵誰庵幾年前披枷帶鎖爲着甚來幾年前
東走西竄爲着甚來幾年前悲歌慷慨爲着甚來幾
年前蹈空逃影爲着甚來誰庵誰庵古來孝子作佛
當是曾參第一仁人作佛當是泰伯第一忠臣義士
作佛當是伯夷第一良朋好友作佛當是羊角哀第
一誰庵卓卓自命正恐未必作佛雲溪不孝闢提自
分不得作佛夢裏亦不想佛做况復習氣深重口舌
造業再除不來做長老多少年將一箇黃面老子有

時稱譽他有時毀謗他這豈不是兩舌德山臨濟罵
得他面青面黃這豈不是惡口說飯不是米做說茶
不是水做說世臣不姓徐說麗京不姓陸這豈不是
妄言終日裏舉經舉論拈公案弄伽陀這是不是綺
語誰庵誰庵把從前細細檢點今日也七子明目也
七子一部威鳳堂稿過犯山嶽閻羅王看見不打自
招快快點起火來焚却了好老老大大一把年紀通
身摸索起來再沒有一件將得去抵敵他生死的無
可奈何走上天台做個沿臺繫乞兒五百頭老牯牛
入他伙伴燈籠緣壁跨過石梁劉郎阮郎笑臉相迎

問訊了爲說雲溪道人拈個鉗斧子來畧通一線不
久上山紮一把荇簾截一個竹筒酸酸楚楚商商量
量不負閻浮提內同走一遭齧臂相期勿泄勿泄臨
行尚有個親切句欲借他葛陂竹杖爲誰庵送行清
風明月十五夜最佳樸齋同來正好兩彩一賽

與嚴陶庵

好兒郎忽然奪去正思作天問一篇爲陶庵居士雪
屈虛空神向前語曰古往今來一座玉樓斷送了多少有名的才子天殆不可問矣三年前到河渚坐語
依依自是林下風物與阿戎譚使我心神俱遠乃今

何如哉方外道流鼻頭幾回酸楚也老年人宜自愛
實實相念因與伽藍約不入闌闌不及近前慰問撫
胷而已西河老子硬扯陶庵作侶伴也沒奈何正當
悲苦來填打發不去時但看一句沒意味話頭亦是
救急良法勿謂迂濶不近情來勸勉耳

荅嚴陶庵

陶庵根性猛利讀摩詰語便爾點胸會意此番逆境
界正佛祖大慈鍛鍊陶庵討個大休大歇也人生駒
隙雖父子至親前後聚首不過三五年少不得有
散場日子只是好兒子又散場得早了些未免一時

難割捨耳猛可的豎起脊梁看個父母未生前本來
面目將一切愁煩悲苦且放一邊急向二六時中尋
卻陶庵本命元辰與他討個分曉尋來尋去到水窮
山盡時不但愁煩悲苦了不可得陶庵了不可得生
陶庵者了不可得陶庵所生越發了不可得胸中浩
浩落落吞併太虛將令郎已逝之魄且送在逍遙園
裏與過去七佛隨分度時陶庵坐臥往來都在維摩
丈室中與阿閼佛曼殊童子親證不二法門不獨開
戶南山說個潯陽三逸也何如何如喫跌抓把泥珍
重自愛

與孫宇台

裹足不入城不得向太君靈柩前合掌一回念個摩訶摩訶此中耿耿門人廢蓼莪說孝子哀哀幾至嘔血在宇台至性過人不爲分外但酷暑天氣燦石流金積哀積勞甚足爲念半年不見想形容衰老許多矣二十年來大家在鍊床銅柱裏挨身過日惟宇台更爲寬苦東跑西竄撞著偷兒鬼子劫取家珍連一個住居也被他人奪去全沒了安身立命之處冤家對頭打了幾時窮官司悔氣星不脫別人的官材擡在自己家裏哭長裙新婦走入黃泉如今本生阿母

徧身紅爛臥在荊棘中不但七零八落窮無立錫抑且母子恩情這回斷絕人都說宇台才子老天故意磨折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一多應是宇台口巴巴的參愚庵禪飲曹溪水十來多年再也不得撇脫佛祖機權要弄斷他的命根把住他的去路活不得死不得看他怎生出身怎生吐氣宇台是個大聰明人應聲啐啐云蒼天蒼天你道有多少伎倆連他佛祖也沒奈何只好道個罪過罪過然雖如此不得辜負他一片苦心也須紮掙紮掙誰庵十日前來了十日後又來原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我雖昔人非昔

人也天空海濶月白風清留幾個不瘋不癲的老白
毛兩兩三三說些無義味語亦是大唐國裏一椿奇
特宇台同在裏許不得無分切莫做一篇頭陀寺碑
文寫幾幅羲之十七帖說我不愧蘇黃無慙楊李受
幾個杜撰長老贊嘆贊嘆便結果了一生也白髮生
鬢時運遷流人命不常可畏可畏得閒過河渚抵掌
一番那時破涕爲笑耳何如何如

與柴虎臣

終年不相見一肚皮說話再沒處說同學少年幾多
零落留得幾箇沒下稍的都走到天竺國中躲風避

雨虎臣是毅然不屈的也趕著熱鬧終日地口喃喃
念聲阿彌陀佛好沒來由西天十萬八千何不挿翅
飛了去今日也念明日也念絮絮聒聒頗不耐煩當
初劉仲思陶元亮一班扯寬頭巾的値著他義熙之
後一箇箇死尸靈沒處著落有者自謂逸民有者自
稱處士仔細想來總沒意味却悔娑婆世界來這一
遭發個念頭從他遠公上山一齊走向安養城中去
罷虎臣虎臣脚跟立不穩也只從風倒舵貪往西方
那知他阿閼國土廣嚴城妙喜世界幾個老比丘和
他無量壽如來扯過東扯過西開個不徹雲溪剛在

地獄裏轉身還有許多做牛做馬的業帳不會了得
只索頑了面皮且去畜生隊中牽犁拽耙過東的也
儘由他過西的也儘由他白眼看伊一上虎臣虎臣
一總是個住處揀擇他怎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
土丘陵坑坎沙石瓦礫勿謂不淨安樂國中金繩寶
網白鶴孔雀沒有兩般屈屈眼面前過不得要去
修行如今原走入三塗惡道中倒說淨穢兩般不容
揀擇雲溪十分顛倒只因他老禿驢偶可的曾向葡
萄棚打個瞌睡夢見個佛心天子兩片猪蹄一隻牛
角在空王殿裏踞徧了劍樹刀山不一時間觀音勢

至文殊普賢都向他毛孔裏出現如今佛來也不驚
魔來也不恐封狐疥狗總是家親蟲臂鼠肝何非一
體取不得捨不得直恁麼過時管什麼梵響唐音華
言胡語有者道真歇了禪師是曹洞十世祖勸人念
佛雲溪怎勸人不念佛屈屈屈指數珠的老媽媽念
佛來多少時何不挿翅往西天去大勢至菩薩都攝
六根雖只已證圓通三昧不如念取個無念的誰無
念誰無生冷湫湫地死水裏浸煞更不堪也虎臣但
只管念佛念西方佛念東方佛念四天下塵塵剎剎
無量百千萬億佛都打從虎臣脚蹠下頂額裏脊梁

上鼻頭邊處處相逢時時出現到得佛也不奈我何
一箇帶角老虎吼哮驚人和他東林西林一班老古
錐都來總不厮認始稱奇特大丈夫兒爭肯受人囊
藏被蓋生則必定生去則實不去不許夜行投明須
到有分別沒分別明眼人知之不著雲溪饒舌也湖
光十里四色蓮開靦面相逢正好道句阿彌陀佛

荅吳樸齋

今人浮逼逼地好禪好道全沒一點真實心不過弄
虛頭趁高興體面生涯他長老家亦順口與他胡亂
一上訂個方外之交彼此引重是佛法中做名士禪

和的一个空套子埋了多少性靈唐喪了多少歲月
可歎可歎樸齋居士從愚庵先師時發大誓願眼
面前心孔裏時時有一尊未開光明的古佛安放不
開思與雲溪眉毛厮結前在端州時寄書雲溪要於
雲溪左右覓一善地早晚共伊說些無意味語此是
樸齋居士一點實心此中聚散亦自有數正不知何
時得與樸齋鼻梁相對了卻紅瑪瑙山前一段因果
幾迴憶念不忘於心也陶淵明入廬山李習之到澧
陽已成僮事自宋及明六七百年楊大年張子韶輩
寥寥數人近代如袁中郎黃海岸諸公共知此意佛

是何等人學佛是何等事豈可三家村裏老學究識幾個之乎者也以當平生樸齋具大勇猛的人生平老實不說謊疎狂慇直率意而行此固近道之器參須真參悟須實悟是曰是非曰非直做到極頭底打開寶藏放出自己光明始信得佛法中有如許受用有如許安閒有如許神奇有如許廣大世界濶一尺古鏡濶一尺世界濶一丈古鏡濶一丈迴視他大唐國裏古往今來許多山川雲樹人物鳥獸都來只得芥子大在蟻穴中遊行屈宋鄒枚以下一班嘲文弄墨之徒和幾個吃生猪肉的老道學先生一總束做

一團將來丟在一邊豈不快活快活人生百年誠恐易盡得閒須做要緊事隨緣消舊業切勿造新殃趁此時陽不晝陰不收空豁豁一箇身子自由自在不打起精神究取第一義討個快活膠膠擾擾更待幾時河渚雜錄不必刻但一坡闊付汾子若浮若沉聽之荒烟斷草而已急欲把臂此時尚熱俟八九月蘆花開遍同泛小舟作數日夜語發攄胸臆七月十五夜先從湖上訪參寥子敘幾年契濶趁誰庵在可邀與永夕我兩人說話正少誰庵不得一對老禿翁安置個樸齋居士同在裏許可奇怪怪不妨使人疑著

機述

化度前錄卷三

大好拍手一回也努力自愛

示汾子

得介眉兩札甚喜豎起春梁做本分事毘耶離城將有厚望不負三年前雲溪喫瓊瑤粥時一番辛苦也鹿鹿塵俗祇益困人閉門却客修心讀書是已躬切要事念詩章襲名譽耻之愧之慎勿復爲也年老衰頽長臥土窖屏謝人事去離親朋四方往來槩謝不報前日如王西樵宋荔裳蔡九葭諸公並是問道之切終不欲一見實實懶於應酬不敢逢人稱善知識熱鬧虛驕博他幾聲贊歎仔細打弄來實是無益不

若長伸兩脚高坐一龕打幾箇死瞌睡省造多少業此意汝自知之見我輩舊人須一一爲述近狀閉卻兩片皮一切禪道佛法且付之大海東北流莫須提起況人間世耶筆硯久焚不復向班馬曹劉討生活計一槩應酬文字方外人實非所堪幸饒放了罷誰庵大師未到天台尚有個親切句要與他說叫他穩定脚跟萬萬不可打入名士禪和隊裏勇猛精進又肯絕人逃世走向石梁舊處尋茗帚竹筒眞吾良友吾敬之愛之他人非所及矣天氣漸涼體中平善不必遣人來

與陳天祓

本法師來言天祓決意離俗且籌之審矣是果然耶
天祓少無宦情且久斷肉味曩與道人止宿江上具
如此言知不負夙昔然出家事緣化又切怪緣化此
事有難與俗人語者聊相爲言之道人初住河渚甫
一年與家人絕糗糧無所備及除夕有販夫呼左右
索茶鹽錢甚急左右大窘無以應會雪符劉君遣人
至送半兩金五斗粟金與販夫粟且支十日明年瓶
已空南屏僦公適至坐語移日祇茶湯濕口突固不
烟也又一日雪符與顥亭至陸鶴田王維升及從者

千人許携一囊粟餉余然已無藜藿炊飯久不就客
大笑刺舟而去須臾魏美來乃相與拾野菜煮食如
是者以爲常是年冬余乞食江上與天祓俱僧徒已
散去嗚呼乞士可爲而不可爲也天祓固廉儉無所
復需于世然矯矯自愛不慣行乞設負販子坐門而
呼天祓情有不忍當行乞耶當不行乞耶雲溪頑鈍
就食邨落間取飯一盂殘僧數輩雜坐而食已不復
緣化家人間送米知交過偶一餽遺中間淨裸裸赤
灑灑十字街頭一文錢每爲愁布袋所笑道人行徑
大率此類天祓知之否耶君家鳳山和尚更自不同

目危坐一榻事枯木禪然四大欲離依參木爲命弟子五六人環擁榻前顧左則左應顧右則右應進上抑搔靡勿如意陶然不自知其貧且病也頗不事緣化弟子刀耕火種栽瓜菓擷茶薪供鳳山飲食醫藥雲溪口澆澆好說老婆禪鳳山乾巴巴未嘗輕說一字然兩人總窮到十分硬著脊背拴緊肚皮不肯向人緣化嗚呼乞士可爲而不可爲也天祓自審頑鈍孰如雲溪孤高孰如鳳山已離俗爲僧不得用世間法受妻子供養不得使措大習氣扯門生故舊倚勢欺人緣化不緣化天祓必有以內守其高閑外全其

耿介者何如何如乘閒說沒緊要話天祓聞之謂雲溪老漢以已方人雲溪合掌向前道個老僧罪過

荅陳際叔

一病十五日不起正病劇時誰庵樸齋來看便思拱手一別獨不得與際叔數言終懷繾綣呼汾子持筆硯至榻前擬作一書已而復罷誰庵強余更生余默坐移時冉冉而住今起居食息如平常矣生死到來你我做主不得儘自由他死不異生寢不異覺夜不異晝不著這邊不著那邊便時時安樂處處平常去也去得住也住得符到便行不荒了手脚也儒門澹

泊剛剛留得際叔一人撐住一間大房子昌黎不佞
佛昌黎學佛學佛須是有力量人昌黎十二分力量
十二分膽識此膝不肯輕屈於人見大顛時於侍者
得個入處李習之見藥山兩兩符契昌黎習之總是
一般面目而昌黎較難余謂古今來毅然不屈者昌
黎任道之真也際叔半生強項文章行誼卓卓是第
一流不肯隨人起倒余與誰庵已棄儒從佛際叔欲
挽之歸儒際叔意中真實信得儒佛一原無二無別
人人從佛不若人人從儒良是良是但余與誰庵爲
其易際叔爲其難際叔知儒際叔學佛真實於生死

海中得大涅槃真實於閻浮提中得淨佛土昔雲來
老人臨命終時爲際叔諄諄說法謂此爲凡聖同居
此爲有餘方便際叔欣然受持得未曾有於今近二
十年種子成熟想際叔夢時覺時晝時夜時生時死
時與雲來老人不隔一分毫許此名真佛此名真儒
當世幅巾方領之徒莫不拜其下風趣其末席豈庸
庸泛泛依希苟且之流望黃金寶地輒念西方見樂
音樹頭更思東國所在隨人茫無證據者哉余道力
微薄空過一生與誰庵爲十條之約勉自訓誡今死
而復活已是隔生隔生雲溪草庵卽屬他方世界假

亭長老卽爲土木偶人吾屬故交唯際叔與一二道
流寤寐相從形骸不隔中懷縷縷握手未期勉之勉
之努力努力

東盟石道人

乘舟入剡拍手空歸此回難得相見從行數輩直上
塗山清水白米飯喫得飽餉餉地只可惜細大法門
不與痛說一上謂山王藏頭露尾不是好人還有一
問中孚大過都向裏許承當老兄何故拈一放一

與陸麗京

廣南有徑寸明珠曾收得否大庾嶺頭衣鉢留待傳

人莫學韶陽老古錐但得一椀

與顯聖爲和尚

鏡水塗山別開生面祖翁田地飛出一道寶光直到
瑪瑙坡前嚇得鳥窠老古錐回頭轉腦也甚奇怪西
遞渡江恨不一見若到雲門搗臼個烏紗巾莫要放
他出出入入

荅東山靖和尚

和尚病有不病者綿州附子漢州薑生生的拿到嘴
邊也是自作自受藥方付去文殊自有眼目終不被
他善財熱瞞思予兄竟返西山甚妙爭之不足讓之

有餘

荅白崖和尚

古調重翻拍拍是令南陽黨子谷應屬前身也文燈
老當念海岸家風鼓吹此事江西湖南大家都在裏
許教渠一口吸盡何如

荅棲霞和尚

不得許州信也是尋常老實頭人從來不敢妄通消
息梅花吟頗好高樓吹笛留取南枝只恐清涼老翁
猶作境會廬陵之往何日耶由錢塘從玉山行儘可
有個末後句要與兄商量商量

東南山和尚

旣蛇戀窟未免遭人檢點別峯相見快便難逢如此
作畧好只甚好但是高高山頂掘了一箇萬丈深坑
將他鹵莽禪和通身埋却老兄是何心行

東崇先和尚

擬刺小舟從太元問路卒恐桃花笑人臯亭河渚沒
有兩般劉郎阮郎任渠去

荅陸麗京

秦時轆轤鑽在居士身中多少年何不放他一箇出
路雲溪山月應與故人共之也瑞五自是第一流速

撰述

來速來要與他成禡個主賓句子

與江道信

托鉢公案只管向大慧舌頭上討滋味驢年也未會在當初速朽兄與兄將東山水上行穿鑿穿鑿試度個消息來大家証據看

與柴虎臣

中峯道五乳峯前開白蓮禪門淨土是一是二心淨土淨且莫作文字商量祇將趙州一椀茶洗滌肺腑待得肘腋風生那時安養如來在十字街頭與居士闊額

與應嗣寅

晦庵間母不敬也曾走上他家門戶來游定夫云世儒破佛皆佛自以爲不然者也居士引掖後學須拈此語示之還有一問雲門扇子踈跳上三十三天莫須有恁般事否

荅嚴顯亭

一莖草建梵剎須是賢于長者竭力擔承天台來徑山去且總由他這裏沒跣脚處梅萼漸壯天氣晴好三兩日盡開也

與孫宇台

支那

真字禪師語錄卷十三

三

西泠橋畔公案未圓得閒進山也須了却清風明月
獨讓野人野人如何消受幾時到吳門一箇鋤子要
寄到朱明去

荅百愚和尚

華亭鶴唳船子風高禪者從善權來云洞水逆流打
濕他十八代先靈鼻孔果否聞說泗州大聖今年出
塢想是老兄道方所感

與月涵道人

蜺子和尚在洞庭山裏與古廟香爐眉毛厮結拄杖
子昨夜經過特到虎丘邀他相會定有一場鏖戰老

兄從旁喝采何如

荅陳際叔

脅尊者長坐不臥愧未能也枯木朽株無所復用惟
退自簡束不失尺寸而已羅近溪臨行大似紙衣道
者勿謂儒佛有二途耳

與誰庵道人

跨虎而出何必龍湖在道人分中不爲奇特也一月
不見遣人送米冷灰裏一粒豆子正自不全耳

荅蘭旱姪

一行作吏愁苦萬端纔到潼關未爲撒手郭功甫獨

匪人哉勉之而已吾出家法衣壞色衣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非所好也

與樹羅書記

言病走日中不大憊否日面佛月面佛此旨如何

與止一侍者

一月十五日不通問吾爲無望子耶夜來好風門前松定吹折矣一夏想不空過知有以愜老僧意也

與友崖道人

石頭城畔坐斷千差古人所謂難得不相見也入春風雨淒其嶺上梅花都成碎玉言念亡友傷如之何

何日舞棹南來逢場作戲在老兄分中依然不起于座耳

與天目和尚

雪覆千山惟有孤峯不白老兄強項似之也天寒人寒太覺冷淡雪消後相見何如

荅白雲和尚

塗山一別鷗鳥東西浩淼洪波莫尋靈骨言念夙昔爲可嘆悼接讀法言肅然改聽石霜末後乃傳九峯巖頭同條獨許雪嶠愚庵門風庶不寂寂矣西溪風雨迷離寒梅冷落土窟久封水深莫渡行將以此自

老不敢說何人前也

荅平陽和尚

千巖萬壑應接不暇登鳥道入玄路乃知塗山之高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惠施之亡莊生無以爲質矣先師末後句賴和尚筆尖點出金剛眼睛猶在耶當敬率同門泥首以謝耳

荅王鶴山

陸巨大夫裴林丞相並是一班俗漢禪板蒲團豈獨長連床下哉含元殿裏觸處知歸親到長安更自一番受用也去使勿遽語不能多

荅楊士虞

四十九年不說一字阿難結集未免老昏矣貧道何人敢以語錄行世耶願居士付之祖龍侍者竊比香林三十棒自領出去

荅陸梯霞

陸修靜陶淵明同上廬山切莫攢眉歸去白粲領到大衆爲鷺奴白牯讚般若波羅去也

荅姚生公

南湖一片疑殺靈雲雖則兩眼睜睜頗爲釣魚郎所笑老僧坐此須到餘杭也天台僧直上徑山不知所

爲何事晤寶壽乞問一聲

與張仲嘉

孝子哭曰哀哀大好一場公案老兄到禹航時路由河渚可得一過草庵盤桓永夕耶楊無爲之與芙蓉非閒相識也

與王鶴山

庵中坐禪近得一箇北方學者遣與居士相見此中有謫詛處大可盤桓陳操尚書日以此事放在額角尖上當必謂山中野人搔著痒處也別緒侍者口悉之

荅誰庵道人

丹霞薙草彥和飛錫今得誰庵卓卓千古西溪茅屋半楹寒雲十里頗堪共之當分座以待也大偈直追永嘉不徒張拙但子規夜啼鷓鴣春嘯楊柳聲中不知是一是二晤時尚需親切一句耳遂延天上再來可奪元度一席相見在近翹首俟之

荅周岱峯

數日以來生吞活剝棒喝交馳別是一番精彩恨不得老龐入座捉敗主人使西江水一時流徧天下耳昨被一箇養禪和何鍊圍城中挖縫而出禪床遂爾

振倒矣飽餐香積待太常再來也

復曾道扶

鹽梅本自生知白衣須當拜相勉之而已資聖一坐
具龜毛拂子兔角杖頭先師影堂至今不遠所賴唱
和一室扶起砂盆土窟餘生敢不趣命鷓鴣啼徹當
在春深釀茶一碗流水一灣與居士作開懷出世之
譚煞強似子瞻玉帶也

與誰庵道人

主人公和賊捉敗不妨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攝息待
之也青原米馬祖鹽醬任教咬嚼忽嫌其苛細耳

示學者

余性本不能容物殊強之耳與其強而損已不若孤
而自全

老冉冉其旣及復何之耶毋勞爾神毋蕩爾精

去矣生徒非吾事也余德不逮古人願世世常居學
地

嘗見已過故與人無辯嘗覺途廣故與物不爭

土階已足勿事更治塚間樹下安所得瓦屋哉

少不喜華侈顛頂白矣布衣草履吾分也

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對霜體塗足者每爲汗下

常恐言爲垢顯行爲瘡疣

習俗移人雖上智者不免目力漸昏不能夜坐然凌晨必起朝來爽氣足可怡人

人無愚賤故吾等夷也必翹翹然下之亦自使彼難近

昨日事今日已知忘卻

久居澤畔魚鳥自來親人

乞食不足耻憎嫌粗惡或飽飯無所事事乃更可愧耳

宴坐移時更覺心間神曠

多閱梵夾則名理開豁情貌雅遠

鄙吝不可有也然侈則易驕逸則易怠

見異類祇願其同遇薄俗惟恐不厚

去智與故遂爾中外夷粹入物不驚

難捨者捨之難忍者忍之久久自然服習

報報者常相反也勿謂英雄可以欺人

澤於書卷者畧遠塵俗

皇皇財利庶人耻之已墮僧數爲商賈耶

道無常形德無常名愛名述者俗累未遣

一粒一孟盛德久不報不自黽勉何以堪之

標述
天下之大未有窮矣足不履四海敢自謂已勝耶
現業就消小罪知懼

若不識奇字讀書率未了了年踰五十但以不了了之

土木形骸正使恹惜百年終歸朽壤何苦不作勞耶
玩物喪志惟作書鼓琴賢者不廢余於二事都無所
能未嘗不欲人學之也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他人不知謂爲苟且荒忽
資性有限未能涉道之藩

不樂以氣岸加人故寧爲雌伏

言語爭勝譬諸口舌得官

盡日遣放不知古之非今我之非物

口不涉事則事與化俱足不近人則人與境遠

寐不異覺故死不異生所恬然者寐也

後世誰能知余亦正使不知爲快

處已卽得奈羣衆何在衆不失其寡

道絕人荒正恐石頭路斷但合掌謝之

明果然善慧重來這裏別開生面尋常有語曰雲橫
谷口歸鳥盡迷巢分付時人好生著眼

東山晴雲和尚法華拈頌小序

刹竿倒却慶喜得個轉身四十九年不妨築著磕著
韓盧逐塊打做兩開錯會不少晴雲和尚將他優鉢
羅華芬陀利華麻三斤栢樹子一線穿成信口頌出
信手拈來乃知燉煌菩薩特地翻經爲他金色頭陀
微笑因緣出一鼻孔當時五百弟子人人丈夫無端
受彼塗污壓良爲賤這也罷了可的他方此土許
多羅刹夜叉從地獄縫裏劈空走來都與黃面瞿曇

着毛厮結弄得耆闍崛山不乾不淨八歲女子粧妖
作癡多寶塢內何物老古錘一往攙行奪市仔細檢
點將來放光雨華已自多少狼藉更復如何若何釋
迦老子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晴雲和尚漫逞風流
個裏橫吹玉笛

寶壽夢庵和尚語錄序

余住河渚夢庵住禹航刺舟往來可三四十里兩人
輒相見夢庵襟期超逸中懷坦粹髮長不剪落落殊
有致每一過住且歌且笑竟日忘疲山林中語不足
爲外人道也我宗自荷玉以還白雪高陰難爲擬和

投子丹霞鼎呂雜陳玄黃竝設殊方異躡邁往開來
然語錄不多有夢庵和尚過葱嶺而知歸望乳峰而
投契波浮淥水盡愜秘思花落碧巖並參高鑒入塵
寄跡而妙旨散於機杼掩室絕倫而不言司其符契
語錄若干卷誠向上之玄津後來之寶筏矣先宗沉
密如璞未彫世之學者昧所適從謬白爲黑今得此
錄啟昭曠之修途發尊嚴之深局況彼羣言實所希
覲傳之其人宜善保護也

天愚和尚紫雲語錄序

黃閣簾垂苔生玉殿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天愚法兄

弘燮理之功勲秉樞密之深旨衣縑十載積代簪纓
紫雲錄成君臣道合矣或曰雲無定體龍匪常儀不
露崔嵬恒籠嶽頂昔人所以表尊貴也洞山不云乎
有時鬧市到處文明紫雲白雲是同是別

天目古平禪師語錄序

古平爲石老人侍者得法於夢庵和尚住天目未幾
化去語言具在也新豐一曲和者還希白雪巴歌誰
知清濁斷拂老人驅寶馬以凌空鞭鍤牛而駕海誕
生秀實篤產靈苗惜乎劍沓瑟亡蘭催玉折然而巴
陵三語旣足生平石霜一色乃矜末後學者覽卷知

歸聞言興感始識龍門巨浸逆翻天目一堂千古火
盡薪傳矣在昔風驚白月漫憶龍山露冷華亭空悲
船子余于古平亦云

古龍和尚語錄序

鹽官扇子冷地生風鳥窠布毛乘時吐燄先愚庵老
人門庭高峻往往肯諾不全得大機顯大用如師子
兒全身歸父古龍有之古龍十載中瓶盡窺堂與飛
鳶嶺上擇木堂前公驗分明重重拈出語錄具在劍
林雪子謀以壽世問敘於余余曰龍潭信龍牙遁皆
龍也古龍何擇雪子曰龍牙無眼幾乎埋沒古人親
到龍潭當時未免太煞同條生同條死惟命之耳余
曰如是哉誕生有父也悔悔雪子曰悔作麼生余曰
悔不獲同時識祖

天寧道和穆禪師語錄序

子期死矣高山流水至今在也道和禪師爲龍唐高
弟獨朗性靈志行卓絕思有以振起祖道者奄然長
逝語句不多昔孫登獨嘯終日無言李耳出關未聞
餘響在彼且然況尊貴耶讀遺錄者於楮墨間親見
道和雲門一字臨濟三玄並於足是遇矣

淨性紫仙和尚語錄序

斷拂老人秉佛祖威權開人天正眼有個未了公案
畱與兒孫紫仙陽禪師向夜明簾外獨運神符寶鏡
堂前重穿玉線能使洞水逆流須彌倒卓臧物具在
不可誣也懷清海公拏杖提鞋有日矣向故紙頭邊
搜出明珠千斛室中真子海公有之昔報恩秀和尚
法語偈頌盈十萬言爲法嗣隆公所收歿不復見侍
者佛國乃獨振起于時使新豐一宗傳久不滅功在
授受非淺耳

好木和尚西江頌古序

丹霞投子語錄失傳獨頌古尚在自悟空智宏而下

分葱嶺之餘暉繼曹溪之絕響有敲有唱益未嘗不
以歌詠相高矣言在乎此意形乎彼或追琢於玄中
或遊行於象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予奪抑揚無非
佛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
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當世
之人多有未可告語者亦傳之頌古而已矣此西江
主人意也是爲序

恒修捨禪師源流頌序

新豐一曲拍拍古今自鹿門青州後道出燕雲曾不
得與高峰斷崖並驅吳越非佛法有差殊阻于時格

於地耳以報恩秀之賢辨驗古今圓恒碧巖直當望
而窘步當時門下得一耶律楚材尊重法門焚燒道
藏蓋至今爲烈矣雪軒起土窟爲帝師洪永兩朝側
席問道高皇有不荅來詞西歸隻履之句一時重之
及闍維舍利無算方至正以來天魔作舞佛法若存
若亡西來一絲懸於九鼎天如楚石至于久彌著者
雪軒之力未可誣也今人不辨來源徒以耳食謂少
室一宗掃地都盡抑何不深考哉讀捨禪師源流頌
班班可見捨禪師爲寶壽嫡子初從斷拂老人剃落
已事夢庵石頭本出六祖祖謂曰尋思去因往青

得鉤斧捨住山亦云

題泥金法華經後

法華會上如來放光迄今二千餘年徧滿虛空渾然
未散我友慎庵居士承佛慈力慕地相逢一字一句
皆放無量寶光如佛說法時多寶塔前百千化佛一
時併現先是倪文正公得此本於秘府殊獲神應譬
如長者一子有大家業悉以畀之不特普門示現不
可意計云爾也大通智勝十劫不成龍女獻珠證等
正覺慎庵以不思議力佛法現前固知無垢世界寸
步不移黃金色相大白毫光輒與衣裏明珠影形注

射善哉善哉吾助汝喜矣

題而化居士西方畫像後

西方在近乎迢迢過此十萬八千長安可到西方不可到也西方在遠乎舉足駐足開眼合眼在在是處處是西方不復遠也西方是有乎癡人前不得說夢爰想極樂厭離此間情存向背淨穢兩歧卽此揀擇是生煩惱西方未必有乎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往昔劫中曾與釋迦老子一爲國王一爲大臣發願度生一生婆婆一生西土阿鞞跋致補處稱尊非影響也而化三兄弟脩淨業往與十八高賢眉毛厮結寢斯

食斯覺斯夢斯語斯默斯動斯定斯念之所結發而爲形墻壁瓦礫白鶴孔雀鸚鵡舍利時時出現乃至四色蓮花大如車輪常接心目好事者因而圖之傳諸後來當與龍舒淨土同一觀仰客曰火輪垂髮乾達婆城盡幻也施諸繪事不已幻乎余曰幻可真真可幻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真耶幻耶西方可真東方可幻東方可真西方可幻生可真死可幻死可真生可幻悟可真迷可幻迷可真悟可幻淨可真穢可幻穢可真淨可幻去可真來可幻來可真去可幻吾兄而化直出入于死生淨穢去來迷悟之中不知真

不知幻孰是真孰是幻謂西方爲圖畫可謂圖畫爲西方可接引大士文殊普賢與一幅巾布袍無知老翁呼之欲出是遠耶是近耶是有耶是不有耶請以質之觀者

題活埋歌

三間茅屋一道神光此龍山住庵語也自洞山見龍山漏洩個實主句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天愚和尚携鋤斧子住山向活埋庵自舞自歌傳語他人莫把是非來辨好然雖如此藏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莫藏身若向天目山東畔西畔摸索面門臨濟道的諸方

火葬這裏活埋屈屈

漆園指通自序

古今註南華者無慮數十百家畧備矣道人何心復取而稱述之不已贅耶曰吾取其說之近禪而爲之解也禪不可說不可解也清涼判老莊爲外道卽何取外道之言而喁喁曰是如來意是祖師意耶曰百家皆禪也豈獨猶龍豈獨漆吏大權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道家之言曰老聃之師爲釋迦是較著者矣又東土聖賢不如西天外道良馬見鞭影不特矍矍產難五通仙人并迦毘鶴勒諸公傳持正

法也善言禪者卽倩女離魂明皇斬閬州守百家小說無往不是况漆園吏耶漆園文章妙天下屈原莊周司馬子長劉安固當與五千言共垂不朽白馬翻經少林面壁可於有字句求之卽可於無字句求之是作者意也郭象註莊不免莊生註郭此書亦云

雲溪問易序

易之爲書也有言象者有言數者有言理者有言事者余論易屢矣言之重辭之複每進而愈詳焉雜而無章往而不可極大約輒任胸臆不徇耳目之尙者也雲溪者余瓢笠所遊也二三道侶箕踞科頭揮塵

之餘優游問易或累詞而未終或一言而遂了或據傳或引經或三代以前或秦漢以後意之所至率爾爲言不古不今不儒不墨非有當於聖人之書也好事者從而述之過矣客曰子毀形容棄逢掖非聖人之徒也而竊竊然周孔自擬楊雄作法言不已僭耶余曰余非敢爲僭也余之不能奉聖人也久矣昔遠公居廬山結蓮社與逸民道士相往來暇則講老莊誦周易各從所好余願托遠公以沒世耳非敢僞爲聖人也客曰老莊周孔言人人殊從乾竺學者往往謬其指歸目爲外道子顧何見而左招枉史右引漆

園且抵掌龜龍稱說堯禹也余曰人尊師說家定一尊儒以佛爲異端佛以儒爲外道是燕人責越人之舟越人憎胡人以毳也伏義黃帝卽何敢斥之曰外道哉孔孟老莊奉羲軒以爲歸終身守其師說者也余何厭之有耶客曰子譚老莊則扶掖恒河比擬少室固已徹其藩籬合其樞軫絕兩家之異同矣子登高座說第一義間引百家偶及周孔援儒入佛往往有之今問易數千言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靡不兼及而獨闕葱嶺於不言置迦文於勿道豈亦有指耶規規焉奉一先生之言不敢意爲出入耶余曰余意亦

各有指也儒者好爲異同峻爲之防而未敢浸淫其說也且義文周孔言無不備矣以經解經卽何所不足者豈必取信於迦文更端於葱嶺耶語之至者不能筆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道也客曰知儒學佛聞之稔矣義文周孔豈無合於佛乘者子顧闕而不言未可以爲信也余曰義文周孔皆佛也余嘗以不言言之顧悉數之未盡也客曰何也余曰伏義畫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也太極圓相也太極以前不容說父母未生也黑白正偏也河圖洛書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也中五三點也摩醯首羅亞一目也一而二

二而四四而八五時說教列五位具三玄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千七百則也一一口×四料揀一四二三四賓主也參伍錯綜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

一也天地水火即地水火風也法象猶法界也牛馬龍魚龜蛇鱉蚌十二類衆生也藏往知過去也知來知未來也天神人鬼四禪六欲餓鬼畜生也原始要終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精氣遊魂前陰絕後陰生示輪轉也變化者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也羣龍無首玉象騰空也萬物化光飛光三界也天地之心覓心了不可得也不

耕獲不蓄畬禾稻自生不由稼穡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二祖鄴都師子白乳也載鬼一車是獨影境非帶質境也乘龍御天文殊音賢大人境界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惺惺寂寂寂惺惺也良其背不獲其身無眼耳鼻舌身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齋戒神明波羅提木叉也神武不殺不殺生也通晝夜知幽明故夢覺一也父乾母坤多生父母也易知簡能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離當念也天在山中火在天上十法界無不兼也吉凶悔吝報應彰也明得失之報果報不可思議也遏惡

揚善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也嘿而成之不言而信棒
喝交馳左匝右匝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空手鋤頭
步行水牛也八卦象告爻象情言無語中有語有語
中無語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八萬四千阿僧祇
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也悉數之何能盡哉客曰如
是乎如是乎儒者讀其說而不察其理禪者信其道
而不審其言故儒佛猶也微子之言無以發吾覆也
子言辨矣二篇之辭何有及有不及耶余曰有問則
荅無問則卷舌而退問所及者及之問所不及余故
未暇及也且前此有言矣播之篇章形之楮墨者余

未暇多舉也客曰施孟梁丘以來言易者多有或言
象或言數或言事或言理子胡所安余曰余非古人
余不敢有比於古人也余學佛者也其言或近于佛
或不近于佛余亦不得而知也請以問之天下後世
之人有志于聖人之學者可也

丈人育志于聖人之學昔而也

近不敏于爾余亦不辭而喚出請以聞之天下之
余不難其出於古人也余學爾清出其言爾于爾
摩爾言爾言事爾言爾言爾言余曰余非古人
未爾多舉也客曰爾孟采立以來言是言是言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五

愚庵先老和尚行實

弟子

智異
智兌 編

老人諱明孟字三宜結室西湖號愚庵適與古會因
稱焉本錢塘丁氏子生而魯鈍八歲不能句讀獨憫
梵唄卽與羣兒戲喃喃佛事過埵廟必前作禮年十
四斷肉味志離俗詣雲棲禮蓮大師爲說優婆塞戒
歸持佛號四五日佛聲疊疊從唇吻間自出見樹林
水鳥如所謂西方者移時不去云兒時禮普門十二

願壯盛乃益虔飲淚含悲達旦不瞑學那伽定炷香
輒彌晷禪者叱之謂久視無益縱歷塵劫何由悟乃
令看高峰主人公闕三載因聞龐居士語有省作偈
云鍊牛善吼木人會走心境如如打個觔斗會真寂
聞大師入東城師往謁求示復令參趙州無字師受
命私念曰禪有二耶憨大師至徑山師亦往叩問荅
次異之語左右曰初生犢子不畏虎此其人也未幾
入真寂求度時年二十投一善監院爲近事男一布
中單充園頭備極勤苦及冬無被旁僧以衣進不受
頗用餘閒爲他人訓詁或引經論娓娓不輟第一座

見輒呼某甲及進前無事輒曰去師被抑挫愈憤發
一善監院旣早歿聞大師爲師剃落已二十三歲予
是博聞強記本參外多讀儒書頗爲聞大師所斥師
歛念就嘿中夜獨行觸桌角大徹急詣方丈丈逆而
問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卽不悟且喜捉破趙州丈曰
趙州轉藏如何是那半藏師曰不值一文錢丈曰勸
二庵主節目在甚麼處師擬對丈與一掌師作舞而
出隨有僧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拍手三下又僧
問高峰四句中一句是那一句師曰是第五句僧曰
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挨磨金剛解鋸聞大師適

有金陵之行師入越詣雲門參湛老和尚先是老和尚遊省會師往見請益尚深加督誨詞旨並厲師心儀之故再往入堂約不語戒歷七日值老和尚開示次大聲云放下著師出衆一笑尚問懷州牛喫禾爲甚益州馬腹脹師云笑煞露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長江翻白浪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小月落孤峰尚復命作偈師口占云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識動舟迷尚揶揄師拂袖出復云落花無限春山暮就路還家聽鳥啼後入室尚問一口道不盡句分付阿誰師云問典座去更命作狗子無佛

性頌遂承記荊爲曹洞二十三世時座下千人多諸方耆舊師僅二十五歲受杖拂一衆驚異臘八日始進比丘戒明年爲叅頭西堂某以師年少頗易之師坐卽不下單歷五六時凡香七八炷始出定卽立次亦香三四炷不歇衆愈驚嘆明年爾密師同遊住梅花庵師每向巖林宴坐竟忘返或攀樹而寂或坐茶竈下不起客師益厭搖撼者久之已而去明年歸真寂禮聞大師且怒且罵不許見謂黃口小兒何等敢裨販老僧耶師進前一拜竟出携瓢笠遍叅與石雨師約入楚會於黃由吳淞涉金陵乞食村落夜宿古

家間人不能測路旁茆屋有老僧可八九十師入問
茶僧目視茶爐師指樹上瓜云是得食否僧云留種
師云先種何來僧西指云那畔那畔師云是種穢雜
僧云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亢聲云魔子廻八寢
處不復見迹其人蓋獨居三十載矣抵黃州謁無念
師值其怒詈師曰南泉斬貓意旨何如念揮尺云我
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卽任殺斬貓事畢竟如何念連
揮數下師拍掌出歷半年石師始至兩人者更相丐
食或寒則藉艸倚背而坐以爲常於黃得淡然師指
一隙地度夏鑿土運薪且忘倦一夕賦詩遽別去詩

曰白茆之屋鷄峰之麓幻跡天涯胡爲碌碌師時方
病疴單衣獨行數百里度追者不及乃宿晨復就道
歷少林至初祖面壁處經黑龍廟有龍王入夢事頗
幽怪不錄病起祇餘白骨更號白骨道者止路旁施
水或施茶明年達京師寓栢林有以法華請者師不
辭及登壇多說老莊鴻烈諸外書并講楞嚴聽衆愈
集畱京師五年所居爲東城傳白骨講遊西山有樹
畱春去鳥雲壓晚開花之句士林慕之僧自會稽來
者傳雲門和尚且辭世師於是南返畱詩別曰雲辭
雙鳳闕麥秀五陵秋蓋識異也歸雲門始哭衆請小

參舉石霜徧界不會藏語因云大衆不會藏東風搖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牆燕子雙雙遶畫梁遂作彈琵琶勢云漫剔銀釭夜深獨自理宮商喝一喝下座問荅次往往驚愕莫敢攖鋒入天童跨門便喝童嘿然師云停機佇思鬼家活計卽出旁僧云錯過了也師隨喝云陣後興兵復整衣進人事童乃命茶師請圓戒童諾師隨問云如何是無相戒童便打師云久知有這一棒拂袖出時惟一師在側進前扭住云如何是這棒落處師與一掌一亦掌師云瞎漢亂做復與一拳各休去是冬受具足戒明年衆

請入顯聖講華嚴論明年葛吧瞻太常請住龍門龍門居翠微之巔一嶺九曲民俗稍遠師至芒鞋短袂負薪而鬻學徒競集上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龍門阨裏三條橋鸚鵡峰前九曲嶺猢猻慣上樹蝦蟆跳入井還知一法麼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未幾辭去太常留者三四至師已渡錢塘還會稽矣明年陶石梁國博祁世培中丞等請赴樊江止堂無縫堦蓋覆官家喫油糍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寮薰奴白牯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云此是無諍三昧未幾

復赴化鹿化鹿本葛洪舊處祁季超明經讀書其中
從師問道輒契入至是請師住山畜一白驢往來師
躬執勞勩驅牛負耜雜傭人中不可辨禪者至擬問
師策牛而返禪者愴悅遂去師居山旣久因取古今
語錄畧爲刪定名法炬錄若干卷時顯聖久虛山陰
士大夫咸詣化山請主席師受請入雲門拈香上堂
西風一夜好雨古佛過去久矣獨有文殊普賢特地
較量彼此禪和子禪和子爲甚東倒西起顧左右云
老僧罪已上堂八十婆婆舊話頭買此脂粉賣風流
招人譚笑惹人羞只得無言下翠樓以被掩面躡身

下座入室次舉趙州栢樹子覺錢嘴話一僧纔出師
便打僧掀翻香案師直趂出一僧云趙州狗子被某
甲打死了也師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
斤是甚麼意僧擬議師云打死狗子還我骨頭來僧
無語師打趂出僧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云
我清早割菜晚上擡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
語師云菩提薩婆訶一僧禮拜師云還委悉麼僧云
香炷與和尚道甚麼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
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
一僧禮拜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

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搗住云何不道將一句
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一僧纔入
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趨出方是時衆可萬指雲
門鑪鞴爲吳越稱首師每食必隨衆身先操作寺無
廢舉自癸未迄丁亥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數
千人請益者萬人開悟者數十百人得法者十餘人
建新方丈立祖堂爲西方殿藥師殿玄路堂集雲堂
及西樓西法雲房采汲寮矩度悉備中間雖一至徑
山掩關安衆僅半年卒返是時兵燹侵擾法社荒蕪
師道力所加人天擁護禪講之隆無與比也丁亥謝

顯聖歸化山明年過佛日小參陶淵明飲酒蘇子瞻
臉紅樓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編桃
花楊柳風冬結制宗會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
涉唇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
孔忘却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誤顧大衆云露
明年入真寂說梵網經上下卷夏寓西湖瑪瑙求孤
山圓法師增得舍利更新之闢瀕湖地爲瑪瑙前埠
因廢址築室一區自號愚庵奉母時母章夫人已七
十志出俗師度母爲尼置小力奉左右師住愚庵自
此始明年請再住顯聖師自庚寅至嘉禾主梵受梵

受古資聖遺寺師至力新之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
窓前紅樹看花萎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烟
水委不委切莫蹉過棚頭傀儡及是復有顯聖之請
明年赴普明小參桃花人面柳垂青綫春暖暘暘終
日打眠無厭又被衆居士催逼到這裏來要我說甚
麼金牛飯趙州茶雲門一箭其奈學疎才淺老人家
久弛筆硯怕與諸人相見高聲云侍者行童捲起簾
來放進那一雙孤雁明年還梵受小參好休休去不
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
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劒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

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明年主梅墅結制度夏寓
山會稽之勝爲吼山山陰之勝爲梅墅師嘗一過吼
山再住梅墅復留寓山蘭亭九里龜山偶一托跡備
道法之隆矣明年詣博山返常山入西寺著撫古頌
節粹錄并淨土詩方是時福嚴費隱師改傳燈錄爲
嚴統師著明宗正譌錄載祖牒甚悉諸方避之能仁
南澗靈巖頗往覆相折衷共知嚴統之悞也明年遊
五洩還山陰抵湖上吳中士大夫請主珠明珠明舊
本佛剎改公府廢爲瓦礫師至巋然寶坊金碧輝映
縑素駢集左右常一二萬人小參諸佛出身處蘇臺

水上行朔風自北來殿角生微冷清除荆棘林幻出
祇園境口射風窓鸞鳳鳴月高霜瓦鴛鴦影彌勒道
場開市叢中梵王宮殿福城烟井鐘磬笙歌黃梁喚
醒向十字街頭出賣雲門胡餅良久云領小參朝朝
日出朝朝雨細草沈沈杏花如許反舌新鶯啼在深
林裏好一似織錦天孫絲絲縷縷遍乾坤總屬朱明
院宇慚愧殺達磨鬚子師說法無虛日暇則與諸方
老宿及吳中名士往來賦詩遊洞庭諸山別有記明
年由梵受歸錢塘隱集福半載入雲棲掃塢冬結制
萬松小參豎拂子云向這裏搆得捺起便行顧左右

良久笑云恁麼則老僧誑謔你去也新羅國裏譚禪
濟濟英賢車馬駢填拄杖子飛上三十三天癩蝦蟇
做了月裏嬋娟碧海清光萬古懸一似水銀潑地大
也圓圓小也圓圓鳳凰山下好因緣步步觀青蓮阿
呵呵說向人前不直錢明年赴福臻示衆乾坤之內
宇宙之交中有一寶隨處逍遙華嶽山崩壓斷了天
台石橋寒山拾得有命難逃普化木鐸誌公剪刀歸
愚庵小參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清漾衣橋隱隱聽鷄
鳴邨舍草籬門巷鴛鴦刷羽蘆汀征雁數聲嘹唳風
中簫笛短長聲夜來月自凋桐上政黃牛橋皮湯止

渴懶殘師芋香無恙髮長藉草坐南薰白眼眎公侯
卿相愚庵老僧船子和尚堪笑個不啻啗漢擯出院
又罰饋飯小參山悠悠水悠悠得休休且休休何必
重參舊話頭煑新茗對滄洲你一盞我一甌消却胸
中萬斛愁桃花日暖春光好明月東風十二樓君不
見禹王脫衣而入裸國孔子微服以過商丘君子素
其位時哉不自由僧邪俗邪儒邪佛邪胡邪漢邪天
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喝一喝師天性峻爽英邁不
羈每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踞獅座
高建道場往往負泉石之志歲甲申乙酉卽說法不

上堂住湖上十五年罕至城市携小舟危坐終日或
自爲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馬輒
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師童幼卽操至行年
二十持律如老頭陀及今已六十餘不習人間諸嗜
欲事小時奉安德遺誠安德不知何許人其言頗近
黃老以靜退爲宗葆真任虛不與俗競故終其身泊
如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旦晚携錢米就漁人買
魚或蛇鳥蚌鱉至者輒買卽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
筭士大夫樂與之遊飯嚮者愈衆母比丘尼旣老年
八十餘一夕合掌化去師孺慕不衰號呼累日夜目

盡腫明年亢旱走烈日中禱雨雨隨至已而病損明
師坐臥小樓嬉笑自若嘗自製年譜并遺誡水葬醫
者至邵之卽餽藥勿受靜坐或彌月年六十七無疾
而逝三日前召諸弟子至床下與語曰吾某日某時
當去語畢不及他或請末後偈師危坐嘿然期至弟
子曰師今日無異安得逝耶師曰看老僧登塲一笑
遂瞑師生于己亥八月十三日未時歿于乙巳十月
十一日巳時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四弟子傳法者
三十人傳衣者二十人居士傳法者數人奉全身塋
雲門顯聖之陽語錄十二卷雜著二十卷先後行世

師嘗曰吾耻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
講席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應機接物
有古雲門之風卽動止諸譴無非密義及左右私請
固甚秘不以示人也內本嚴重外示優容喜怒常不
可測卽所親一事偶失終身不之齒矜慎大法不輕
畀人豪貴者請乞不可得志在隱遯莊莊曲盡與逢
掖者俱雖華要非其好矣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
以愚庵終其身學者稱愚庵愚庵方古尊宿傳於世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六

誌銘

妙覺準禪師增誌

弟子

性廣
智凝
編

李君自銘得法於妙覺準禪師師歿十年而李君猶思之爲師狀介晴雲和尚向余乞誌余與妙覺同師爲法門兄弟顧先後相去不謀面讀李君所爲狀乃今知妙覺不敢以固陋辭矣師諱淨覺字三立宛陵劉氏子投東山薙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

嚴知見立知卽無明本嘆曰古人作破句讀且受用
不盡我何爲滯此耶遂詣徑山見雪老人看生從何
來死從何去又造磬山入雪關于高峰百年三萬六
千朝語打失鼻孔進天童受具過育王隨至龍潭機
境相扣有黃鳥數聲陽生寒谷之句育王以衣授之
時愚庵老人闢法三江師往謁因說法華次問云曾
未放光已先入定法華作麼生說老人云昨日方丈
道個甚麼師云月來雲去處翠幙不遮燈老人云這
一棒也少不得進云透出清波宮商別調老人云試
彈看師一喝老人云見了進云幾度霜天明月夜坐

來覺得五更寒老人說偈囑曰鏡打破也却好相見
東涌西沒日而月面遂付以大法是爲洞山三十四
世師得法後愈益發晦遠隱桐川爲水邊林下計而
是時李君自銘適于狹路相逢親遭楚踏且敲且唱
道出非常留桐川東山者數年妙覺寶坊巍然而起
土人夢金甲神執盾循行若有所區畫者又老僧携
杖入門須臾不見室中懸識多近神奇益非意所測
也未幾示疾化去語錄一卷弟子得度者若干人師
嚴毅莫敢犯獨慈於應物言論娓娓不倦白刃迫之
不爲動羣盜革心胥吏皆知嚮義歿既久而人懷念

之如一日也

銘曰馬駒有言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水上
東山雲門鍤扇龐老重來拈起玉線臺山會齋特牛
應現石女彈棋木人說劍兩個五百合成一貫

溪巢瞬禪師瑣誌

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寶鏡重開溪山現影惜乃泥牛
入海倚斷白雲菴葉渡江追翻隻履同條既死有恨
何如溪巢和尚諱淨瞬字一機桐鄉沈氏子童年卽
念生死事大嘿自思惟投覺王寺薙落兼具謁月巖
師請益示以三不是語尋叩東塢參石雨大師有省

越日呈偈石云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一任
做驢做馬石連棒打出自此疑情愈逼七日後正閏
極時偶觸他語不覺失笑遂依龍門留佛日更謁愚
庵老人老人垂語云有問有答盡是鬼家活計未開
口前道一句來師云要頭截取去頌斬猫話云我有
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獨美趙州老陽
春和得齊老人深肯之隨至雲門命爲第二座一日
偶他出歸垂問云我昨日不在爾輩因甚竹院裏閒
行師遽應云和尚到處某甲亦到遂付以衣拂小叅
云風送魚舟趁落霞阿誰携手步平沙斷續樵歌蒼

藹裏呬唔牧笛隔籬笆一對鴛鴦虛空獨立一雙孤
雁清影交加遠山潑翠連雲碧霜葉紅于二月花猛
回首暗咨嗟途中多少未歸客流落在天涯又云門
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將西湖水注入
耶溪耶溪不知把石傘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
庚西啟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趨出牛欄暗驢闖入
佛殿舌嗅鼻嘗眼聞耳見不爾依位住羣峰卓卓雲
漢無聲萬竹珊珊清光有韻春蘭秋菊不失其時岸
柳江梅各得其所鐘中無鼓鼓中無鐘諸昆仲會麼
良久云青莎白鷺如綿破曉烏鴉似炭金牛鉞角堅

黑犬銀蹄爛癸巳寶壽首衆乙未普明首衆師應機
迅捷慧辯弘通電掣星馳了無凝滯四方學者攝息
趨風然雅抱冲和賦志謙退卜樗里晦迹未幾入河
渚闕藏卓錫溪巢破衲僅完粗食不飽如是數年緇
素式化累石庀材俄成精舍暇則蔭嘉木疏清泉憑
弔古人歌咏自若問道者履滿戶外雲興瓶瀉畧不
停思住溪巢掩關三載壬寅冬啟關說法畢忽云大
衆看看船子和尚來也湧身以杖作搖櫓勢高聲唱
云山蒼蒼水茫茫飄飄一葉泛滄浪白蘋風送蓼花
香漁歌聲漸長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明月空載過

橫塘倚杖良久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商量聞者知其遊擲虛空不久塵迹矣已而示疾化去弟子智化等請余爲誌

銘曰重泉吐潤皎月舒光湘潭塔影傳彼南陽坐安樂國到白雲鄉面門出入若存若亡藹藹翠栢依依綠楊三更旭日九夏玄霜烏雞嘹唳白牯疎狂金牛起舞木馬成行人琴未渺古徑廻塘廣陵曲調漁父滄浪君行且迫有語勿遑末後句子仔細商量

林峰鏡愚慧禪師增誌

師諱淨慧字鏡愚與其兄離愚並得法於弁山瑞和

尚父母兄弟志出俗蕭山樓氏子也蕭山去越州稍近自雲門道法傳五六十人知嚮往師童仆慕道謁密舟師參本來面目已謁瑞和尚求示尚便打師忽悟去遂投出家侍丈室進止肅穆執勞役靡怠由顯聖迄弁山多所翊贊弁山老人極嚴峻不與俗偶師久侍老人怒詈或不堪甚加楚毒師一無所违也從之十年益增進法門曲折無不畢曉乃授大法爲曹洞三十四世老人旣遊崆峒師歸越結茅道林頗恣幽討又父母春秋高雖出俗非子不養師性純孝二時几杖必躬親無倦未幾至弁山說法如雲爲道

俗所重論者至比之雲居膺禪師不虛矣三年竟去
歸道林道林已成寶坊邑士大夫請師揚化師芒鞋
短布與衆庶同操作牯牛一頭且耕且牧不敢以知
識加人年六十餘逾勵嘗語衆曰地藏種田博飯喫
百丈開田說大義我抑何能但饁頭邊不忍廢却聊
畢吾事耳卽沾體塗足披袈裟上座問者雲興荅者
瓶瀉並古人法要得未曾有緇素乃益駭謂東越四
五十年自雲門以來誠所罕見故暨陽蕭然之間奔
走輻輳言道席者莫不以林峰爲首稱也師天懷朗
易內外無不可窺執節素醇謹與人言惟恐不及茲

以育物恕以及人勤以廸躬儉以表德無智愚賢不
肖遠近男女咸奉師爲古佛云居無何示微疾化去
師歿一年弟子智湘等奉全身塔於林峰堯率寺之
左丐余爲誌得法弟子十人語錄十卷行于世生年
卒葬具如別傳系以銘

銘曰睦州織履適任天懷種田博飯本分生涯自古
在昔道重鹽梅奉君順父玉殿蒼苔踞座說法如霆
如雷一旦化去辦愚癡齋但恁麼去更恁麼來我瞻
林峰於焉徘徊

寺

樗里保寧端實嚴禪師增誌

師諱淨嚴字端實崑山孫氏子幼不茹葷志出俗父母不聽年二十逃去父母追及之度不可脫取路旁石投水中父母已疑其死竟得度依廬山西竺師剃落參顓愚求示愚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却是爲何師云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此一問愚震聲喝師有省詣化山受具過越州禮爾密和尚舉女子出定話師酬對頗愜入愚庵老人室老人垂示舉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狼藉語師云和尚花狼藉某甲親收得老人頷之一日上堂師出衆遶一匠老人云者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云恁麼則隨緣消

舊業也老人休去後承記荊師謙讓老人云只向饅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畢汝事矣隱樗里誅茅及一載夢異人指建梵剎已而果符寶坊成稱保寧禪院師不立文字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供衆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輒並至以爲常緣畢化去先是一年治普同塢於保寧之右謂衆云來年是日吾當歸骨於此及期無疾忽對衆一笑而逝闢維入塢正去年此日也弟子智起乞余誌

銘曰投石入山鳥鼠分粒相從懶殘志在伏匿樗里

塊然一花狼藉化緣告終發齒而別

天寧休山炬禪師塏銘

嗚呼已矣湘南潭北誰問耽源臘月蓮花空傳師叔
同條生同條死能不爲之一言耶師諱淨炬字休山
別號壑庵得法于愚庵先老和尚屬曹洞正宗三十
四葉出世住秀州天寧造毘盧寶閣垂成而歿歿有
偈偈曰玉肌劈破影團團石女憨歌舞翠嵐千古無
人知此意好將消息問南泉嗣法弟子智斌等五人
語錄四卷傳于世奉舍利入塏塏有誌禮也師錢塘
華氏子幼秉戒出俗依寶壽石雨和尚入室者久之

雨歿依愚庵老人遂得法任天寧上堂有云對一說
烟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蟾影
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顧左右云阿呵呵識不
識處處撞頭并磕額卓拄杖下座又端午上堂有云
一二三四五達磨不識數處處競龍舟家家懸艾虎
堂上貼靈符喚作五月五白米驀頭包青若通身畏
咬着不知恩從頭皆錯過惟有葵花向日傾笑看蒲
葉當風舞良久云苦又結制上堂有云擬結通身白
汗流直須撥轉一絲頭一絲頭上通消息大地山河
鏡裏收大衆天寧一往一來無解無結任諸君周行

撰述

不三九

濶步自由自在更不著撒沙在諸君眼裏逗到今日
沒奈何只得循例打關開個現成爐鞴向冷竈裏著
把火驀豎拳云乾三連放拳云坤六斷一拂云震仰
盂置拂云艮覆碗連拂兩拂云錯亂陰陽憑誰打筭
凡應機接物來往縱橫不可軌度住天寧六年跏趺
而逝先是結庵湖畔一丘一壑聊以自娛與高人道
士游泳嘯歌備極方外之致佐先老人住朱明嘗爲
秉拂老人付法偈有云掉臂過三關蹙碎鉢門限隨
處念伽陀朱明一枝箭蓋深許之也師天懷俊爽英
辯不羣又復嚴淨毘尼動止有法自見時習爲跏趺

卽喜梵唄蓋夙習也系以銘

銘曰燃燈影裏翻身毘盧頂上結舌不妨放去收來
贏得雲門一楸歸去也笑不徹獨角蒼龍當時拘折
留取個空潭落月

真歇祖師祭文

嗚呼兩枝嫩桂祖道綿延青原嗣起石頭並傳荷玉
在後新豐在先芙蓉投子哲人出焉昔在中葉篤生
長蘆秉吹毛劍懸肘後符奉君就父百諾千呼我方
爲主人方爲奴時並茂者有天童覺自具語言何必
棒喝五位三玄獨觀大畧惟大慧杲與兩人合高宗

御宇太后北歸崇先顯孝金殿巍巍帝師真歇自長
蘆回鑪韞始建如霆如雷轉位轉功于茲始說玉蘊
荆山紅鑪片雪畢竟如何老僧齒缺照盡潭空歸根
墮葉湘南潭北黃金一國疎山倒屣蓮花簇簇宗風
邈矣獅絃不續宰堵僅存彷彿阿育劫灰飛起塔戶
重開赤肉團上六祖再來衆庶稽首唯唯喋喋波斯
赤脚此焉徘徊光啟後人種苗去莠爲青州辯爲萬
松秀洪永之間雪軒振袖鐘鼓空王在帝左右壽昌
雲門我宗競爽大地星馳中天日朗夜月松風灋陽
昱晃五百年中開來繼往瞻言祖德此山之巔進一

鉢飯奉一勺春花灼灼春草芊芊日前無法意在
目前尚饗

祭東山唯岑和尚文

嗚呼玉龍雲靄金鳳塵霾寒光炯灼夜月徘徊伊岑
和尚實惟楚材東山西嶺具大根芽一擡一搨一授
一挨庭前位正簾外班排入枯木室就古鏡臺六踞
獅座門扇兩開巍巍堂堂離離喈喈三種絕迹一句
全該石傘峰下靈木新栽若耶溪畔鏡水深澗爲芙
蓉楷爲天衣懷夫何寂寂古殿蒼苔慧花未萎金風
早催洞上家法留愚癡齋旣當處死就當處埋直恁

接述

磨去直恁麼來脚下撿起臨行俊哉彥從不會推啞
粧呆雲居願世祖業生涯石霜首座冷廟寒灰瞎驢
滅卻吹毛弄回生死古岸往來堆堆隻履歸去殆莫
可追大庾衣鉢傳自黃梅老成凋謝云何不悲西乾
紐解東震道衰琉璃明月猶在空塔黃金一國爭受
塵埃日輪夜靜流照埏垓末後句子岸柳庭槐嗚呼
尚饗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七

疏引

萬壽修水陸道場募疏

弟子 智湛
智曙 編

梁武修水陸於金山商受諸臣僉得度秦莊襄王范
雎穰侯白起王剪皆乘善力出離苦趣見於世典者
可考也或者謂放光彈指他獄都空何必獻花酌水
始名懺摩繡經吹貝乃稱薦拔嗚呼噫嘻非通論矣
剎那剎那在鐵圍中間來往朝出則暮已入此出則

彼已入是以陸盡七金水由輪際遊滯之類轉多波
叱之音未絕譬彼聲靈悽愴不可不存於心壇墀郊
廟不可不設其祀如來盡彼慈力衆生同與悲仰甘
露無窮鳥容已哉禾中萬壽寺者修法海之儀文以
水陸爲佛事針咽鼓腹承寶炬則知歸銅柱鏤床聞
鐘聲則息苦出無明殼度生死流於是乎在若乃華
林之馬脫其哀鳴長平之魂輟其愁嘆區區所聞不
但此也

崇先募大鐘疏

代

真歇了禪師當洞宗第十世由長蘆遷臯寧臯寧卽

今臯亭也宋高宗紹興慈寧太后自北歸建崇先顯
孝寺延師主之太后過崇先垂簾聽法一時嘆爲希
有師歿賜謚悟空造塔桐華塢奉安舍利後二百年
或有啟其塔者爪髮再生衆驚異羅拜而去自了禪
師至于今蓋五百歲矣新豐荷玉法道繩繩了禪師
之力居勝天界浪和尚其遠孫也住徑山歷鳳林虎
跑淨慈晚主崇先歸天界長蘆家法得天界而益振
今堂構再新幸有室中眞子晨鐘夕磬萬象莊嚴了
心上人者謀更爲大鐘鑄佛其上因以音聲說法意
志誠善百千諸佛無量法門向一敲一擊時畢宣妙

一觀遊

石山神像記卷之十

二

義鐘中鼓響鼓中鐘鳴西來一宗至崇先別開生面
將所謂敲唱雙舉者於是乎在楞嚴會上阿難耳聾
未免隨人起倒矣聞鐘息苦豈爲是區區者哉

雲岫建塔疏

雲岫主人將設率堵界爲四區凡比丘比丘尼優婆
塞優婆夷之闍維者舉而畀此其上爲四大名山奉
四菩薩又其上爲寶閣奉毘盧佛期有日矣吾余言
以疏之佛制浮屠各有定級非四衆所宜且佛菩薩
法界莊嚴豈得與髑髏近而上人者比地同規寧有
說乎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菩薩運大悲智發大行願

與衆生頭出頭沒同應現於生死海中四大名山原
在當人一毛孔間不隔棗葉然則髑髏粉碎直可向
毘盧頂上按指飛光莫往莫來無別無二衆生沉淪
苦趣政沒話端驀然撞入四衆夥隊被一把火燒斷
命根大好向佛菩薩邊討個棲泊何得分素分緇壓
良爲賤雲岫主人若肯向髑髏那邊通一線道直得
飽英靈死漢高揖釋迦不受你火葬活埋重重覆蓋
然雖如此一場善事也要大家隨喜贊揚莫相辜負
好

爲龍門化米疏

支那

長壽禪師語錄卷十七

三

龍門當橫山之巔一嶺九曲所謂石頭路滑者也自貞觀以來代有作者永明壽尤著石雨老人建叢席三十餘年矣今懷璞和尚由龍唐入龍門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禪板蒲團於焉再振但食輪先轉化米爲艱山頭香飯雲蒸有時但食餅餌種田地藏雖已邁於諸方設粥南泉端有期于甘贄廬陵米價焉割相逢金粟如來現身說法其爲福德顧可量哉

雲溪募柴小引

變生爲熟大好一箇鑪錘赤眼柴頭彼彼自相鈍置且喜雲溪四畔寸土都無不用斧柯莫尋枝葉今日

同參居士忽然向枯木上糝花冷地一星剛待仰山拈起漫煨品字取焰寒灰却也萬難消受然雖如此終恐指盡薪窮南山刈茅大家著力

雲溪運泥小引

雲溪拖泥帶水無端使墻壁瓦礫逼塞虛空也只沒緊要事大眾舊閣田地一度贏來不妨他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兩頭挑著擔起便行直到岸邊一齊放下切須努力

雲溪化梅花小引

一番寒徹噴鼻梅花遠岸孤邨恰成寄托向百花叢

裏移取一株兩株爲雲溪作個標榜直使江南春信
庚嶺全收玉笛橫吹莫只作境會好

爲某比丘募靜室小引

竹林精舍應現多方婆羅樹林演說無際若也脚跟
未免點地終須林下長養聖胎插草爲標閉門作活
直至貧窮骨立全沒卓錫方知大地平沉了無寸土
布金長者福不唐捐隱山比丘功歸有主

化米散靜室小引

得力忘飽休糧不饑恁般人終日喫飯何嘗嚼着一
粒米苟或未然渴飲饑餐覓個飽齣齣地某禪人者

欲同衆香國裏親走一回雙手擎來把與十方賢聖
施者受者須是其人金牛飯南泉粥切莫當面錯過

寓山托鉢小引

化米化炭眉毛厮結多少苦心終不許清水白飯讓
鏡清喫盟石道人將三條篾束起肚皮甘向折脚鎚
邊尋生活計爭奈十方聚會鉢盂向天窮手一雙逼
迫廬陵米價諸方浩浩說佛法地藏種田博飯喫位
置已高寓山無田可種無米可炊餒頭胡餅一切都
莫將來且道作麼生好

爲別峰禪人化衣單小引

十年勤苦衣縑全無學道人須是一絲不挂別峰禪
客赤條條淨裸裸窮相現前大好一個消息有者道
衣線下事是他本分生涯切勿以孃生袴子一句擔
塞且任渠緣化去得一領直裰做一領布衫走向人
前也好隨行逐隊然雖如此挖襟補袖須遇其人這
鶻臭汗衫且請脫下

雲溪偃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八

侍者智淙輩請說行脚

弟子 智淙
智樵 編

師云余年四十六始出俗其先溷塵埃中遭亂去爲
賈年三十舉明經求死不得絕意仕進以白衣從愚
庵老人遊四十受大法遲遲剌染父母在未嘗以身
離左右也余錢塘人姓徐氏初號逸亭居士字世臣
有逸亭十集及年譜留人間耻不復道父漢文居士
母陳氏以歲乙卯十月四日生母夢老僧頽然扶杖

至覺而誕三四歲卽能爲胡跪矣年二十讀書佛寺
聞風旛語慕之然不能解二十八就省試方寐夢老
僧扶杖至詰余云汝來此二十八年猶相憶否余熟
視如舊識頗憶往事老僧云恐入世漸深宜隨我去
余曰未可便捨父母需後命何如已寤汗浹背頗益
自疑然未肯向空王頰首也三十一乃焚筆硯廢詩
書棄此身如萍梗已更不飲酒不食肉習苦行從方
外遊同學江子道闇張子秀初去爲緇錢子雍明胡
子彥遠留爲素余遨遊諸子間因與洞濟兩宗博參
同異一日偕錢子過宗會謁石雨老和尚舉家賦難

防及洞山病有不病者語恍然得入因向前作禮求
剃度尚曰汝未可且奉父母終天年俟時至耳因敘
余看心方動處余受命歸家夜輒不寐看達旦卽日
應賓客如土木偶人客至不爲禮客去仍坐如是者
累月觸風旛語失笑謂尚欺我耶詣佛日請見尚一
見卽問看心方動處近日怎的余曰不敢動勞和尚
尚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麼生余曰此是
不思議分中事尚急掩余口余不能荅尚曰汝大聰
明人有理路處儘解得沒理路處奈何歸家去切不
得看教典看語錄只將個硬剝剝放不過的置在面

前要討個下落便有卻好若一切解說去卻不是矣
余受命逡巡而退時戊子正月三日也偶舉洞山出
門俱是草并他公案命余作頌余隨例亦頌數首然
非意所期耳未幾雨和尚化去余再過佛日遇愚庵
先老人一見投契卽述前話求決擇老人曰你試道
一句看余曰何處鉅鍾不應來老人曰汝全說道理
在從今以後不得說道理千七百則公案不是道理
時大慧錄在側老人命余翻一頁有鉅牛無腳也須
行句老人曰此是什麼道理不得作不思議會不得
作沒道理會不得作有道理會你只去參尋此句待

他無脚鉅牛果然翻身走輾輾地方許來見我此事
不當小可的余從此將前朝後代西天東土盡大地
許多放不開的事體一齊收歸在無脚鉅牛上朝也
尋暮也尋一總不敢解說一總不敢看一句文書一
總不敢放一條線縫乾逼逼的疑了一年及冬到宗
會庵坐禪與如如兄在茅棚下打了一七後入堂徹
夜不放單鐘聲入耳鉅牛驀地翻身記得小時節四
句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
桯鼓自己笑了一回恰值老和尚入室一十八箇不
啣啍漢被一條斷貫索一齊絆倒余時是個俗漢從

三機述
旁隨喜却也忍俊不禁代他一十八人入下個轉身句子哄動叢林謂徐子世臣參得禪也次早老和尚喚余近前謂曰我有一句話兒要與你講這裏人多說不得可隨我到昭化寺來余隨入昭化寺老和尚却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時擡頭見香爐余衝口云香爐八隻脚老和尚作色厲聲指余大罵曰你恃著讀書人一肚子聰明胡說亂道將個般若門頭看得十分容易他古人三登九上坐破七個蒲團尚不奈何似你這般輕薄少年逞些狂慧在我這裏弄虛頭也太遠哩若是祖師門下夢也未夢見哩去

你不是參禪根器回去把些楞嚴法華下老實看看講些道理去罷余時被老人一場痛罵罵得頭也不敢擡臉紅紫脹心間口口問心這是那裏說起昏昏悶悶正沒解交卻值家中母病先大人著人來請只得回去這裏一個疑團閣在胸中越發放不下以後見老和尚總不敢提一個字老和尚也再不提起一句半句一日同樵風和尚在老人坐次偶舉斬猫公案余曰令行也老人又復痛罵風曰老和尚作麼生老人并罵風抽身竟去余亦不敢詰嗣後過愚庵凡有所請老人總只不肯余總不悟不得已仍將五燈

會元及指月錄諸書從頭看起徹見古人用處獨於玉泉皓葡萄棚語討個法身向上未有著落一日偶街市中行踢著蚌殼通身瓦解云可憐生可憐生這回老和尚罵不得我也因掩關閱華嚴一日數千言如瓶瀉水皆余意中所應說者歡喜踴躍若逢舊知身心器界打成一片如琉璃瓶內外瑩徹不虛語矣偶頌出定話有云楊柳含春綠桃花帶曉紅漫勞雙蛺蝶憔悴舞東風頌產難話有云寶玉傳千里相看但砒砒最憐青鳥在空作穆王奴頌烏臼打玄紹話有云羣盜山東起紛紛盡赤着蒼天何酷苦千載令

人悲頌長沙黃鶴樓話有云楚國風華改詞人日夜勞空教拾香草曾說讀離騷共四五十則禪者携去爲老人所見輒加欣賞因偵余踏碎蚌殼事甲午秋命余入室問余曰如何是宗會堂中事余曰月照十畧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曰踏碎蚌殼又是如何余曰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曰是我家裏人余曰屈屈因承記蒚是夜又命余作五位頌余因作頌曰正中偏乳燕舞簷前雒陽花似錦林認習家園偏中正古道斜陽徑雲物望中迷舉頭天路近正中來桃源古洞開琪花當路發何必傍蓬萊兼中至電擊風馳處

怒揮曰玉鞭笑指珊瑚樹兼中到望斷長安道金殿
白雲封何處千門曉老人稱善時余已四十歲矣歲
庚寅余父早歿後庚子余母又歿余已葬父母至辛
丑十二月始剃落受具足戒遵初志也先父母並長
齋二十年善乾竺學先大人且歿謂余曰我去矣我
去矣余曰大人向那裏去先子曰向不生不滅處去
余曰不生不滅豈有去耶先子乃撫几一下余曰大
人臨行尊重先子遂脫去先母臨歿執余手謂余曰
汝久志出俗以我在不果我歿汝任意爲之不必久
留闌闌也余應唯唯先是余夢入一處小屋三楹鐘

鼓具設憶前身具在然不知爲何所甲午忽登其地
宛如夢中所見自信乃益力然恐近誕妄不以示人
也自曰衣時往來問荅多機語茲不復憶偶述一二
示爾等知吾不虛耳東山和尚至謂余曰誰喚兄是
俗人余曰兄亦不得喚做長老山曰喚老兄作一頭
驢得麼余曰須讓老兄作佛山乃笑余曰寧逢惡實
莫逢故人過六通見願庵和尚余問曰水邊林下長
養聖胎忽遇盤根錯節如何庵曰正是水邊林下余
曰我則不然庵曰居士又且如何余曰有甚工夫坐
在水邊林下余過烏鎮見伴我和尚謂曰聞說老兄

耳聾不敢僭問伴曰啞却汝口余曰多年張拙得人
憎伴曰原來徐俯尚在余曰弁山門下應有此人伴
曰雲門兒孫自不寂寞乃握手進方丈與雍明居士
見浪杖人杖人曰天寒早起夜來如何余曰承和尚
記掛杖人曰好好借問余引雍明手攜一櫛云和尚
問你雍明未對杖人曰一箭穿却余曰謂秦無人一
日過臯亭看桃花次杖人曰如何是靈雲未徹處余
曰謝三郎不是好人杖人曰汝悞也余曰情知情知
杖人曰桃源洞口漁父迷津這裏也須仔細余拍手
一下杖人乃笑送杖人至吳門舟中別次杖人云難

得不相見此回別去却是如何余曰石頭城去此不
遠杖人曰你來我來余曰和尚且請尊重杖人曰恁
麼則居士常來看我也余曰只恐和尚常在裏頭杖
人休去常與愚庵先老人遊湖老人云今日黑月余
曰暗坐者多老人云偏你說道理余云某甲罪過老
人云以後看月不許你來余云老和尚獨行踽踽一
日老人舉四錯語謂天平錯西院錯余云錯錯老人
云果然錯了也余云錯老人云你錯我錯余云和尚
分上卽且放過三十棒要打西院一棒也較不得老
人云天平住後如何余云這漢且未有棒喫老人舉

庄上喫油糍話余云古德且置這庄主鷹頭鵲腦大
是不良之徒老人云料想沒交涉時同參多疑之余
拊掌一笑因別有頌與老人行次一僧前禮拜老人
云你道這僧是好人不是好人余云低聲低聲老人
云蒼天蒼天余乃笑一日余指殿前木羅漢問老人
曰姓什麼老人云姓李的老張余云謝和尚安名立
號老人打門扇一下云打碎你頭余云和尚手痛麼
老人休去浪杖人與老人坐次余禮拜起問五位王
子杖人顧老人云須是你嫡骨兒孫老人云從來不
出門禍事禍事余因呈五王子頌朝生曰鷹揚尚父

豈非釣夫熊羆入夢載以後車末生曰風猷蓋代帝
室以興昔隱華岳曰衣山人誕生曰撫軍監國心前
一星上皇恭默有聞無聲化生曰晉陽寶馭胄出淖
沱車書玉帛在朕躬何內生曰中有一子獨坐思維
是名月益得陀羅尼二老人閱畢各稱善余曰人天
眼目先後錯誤從上何無一言老人云難瞞明眼杖
人云居士纔有功勲余曰爭敢受賞一拜出過南澗
澗曰山花澗水一路可觀居士遠來不易余曰碧巘
青嶂道人受用果不尋常澗云今日難得主賓相見
余云有勞降尊只恐瞻之不及澗云愚庵老漢神用

何如余云年老不能出門遣某甲代看左右澗命侍者看茶余竟仗行童而出少頃復入余云呼猿洞裏幾個猿啼夜深難爲聽者澗云山僧尋常也不管他余云昨日有人從南高峰趕了一羣鹿去澗云要且不得塵中主余云獨坐不稱尊澗云且喜居士親到因更笑遇幻庵庵云我無枉杖子你怎麼奪却我拄杖子余呼和尚庵應諾余云莫嫌奪却更奪却了也庵云拄杖子聲余打侍者一下云且留取二十九棒庵命侍者作禮胡彥遠居士舉托鉢話問余云大慧禪身在其中那得知卻是何謂余云要見他德山也

太遠在胡云巖頭一拶語如雷卻甚顯白余云羊便濕處臥胡云末後句畢竟如何余打一掌翁季祥居士問余云三玄三要兄作麼生余遂與一掌翁云也莫草草匆匆余云還要第二杓那翁云辜他好意余云情知汝向野狐邊接取殘唾翁云兄畢竟作麼生余更作掌勢翁乃謝仁庵師乞食次謂余云兄也不得放過余云討甚殘羹餽飯來仁云老兄是我同參余云莫帶累伊仁云有甚饅頭餽子快下將來余云今日且免教一頓仁云只恐不晚余云自領去蝶庵師病次余往詢之余云尊候如何庵云苦痛余云你

往常不如此庵瞠目視余一上余云爭奈何爭奈何
庵噓噓余亦噓噓庵側身向裏臥余拍掌三下遂出
冰溪師過余問婆子燒庵這僧有過無過余打一摑
云不啣啗漢冰云恁麼則過在阿婆也余又打一摑
云老兄生受去冰擬掌余云不得無禮冰云也要老
兄知余云且放你去一機師掩關余一日過問云終
日的呆椿椿死却了也一作破關勢云頭顱切須好
看余云蝦跳不出斗一日亂走作麼余云勘破這老
師僧一日倒退八百余擊關門一下云限汝三日乃
趨出祁季超居士舉陸且牡丹話聞余曰如夢相似

南泉意在於何余云老兄不得作寐語超大笑乃云
當時陸且被他換卻眼睛余云南泉眼睛却被肇公
換却超更笑又余訪季超居士超纔見哀哀大哭余
云休休超云老兄作麼生余乃呵呵大笑超云休休
余云這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超云且望慈悲余云念
公年老超引余入內坐定余云鑑湖水濶波浪騰翻
偏有人向死水裏浸殺超云葛嶺山高梅花千嶂風
顛漢奈何不肯知休余云策籬輪却俗人若論當機
須讓天然剗草超云趙州祇知唱讚當時法施還伊
行者爭先余云主賓相見須有言辭何不當場拈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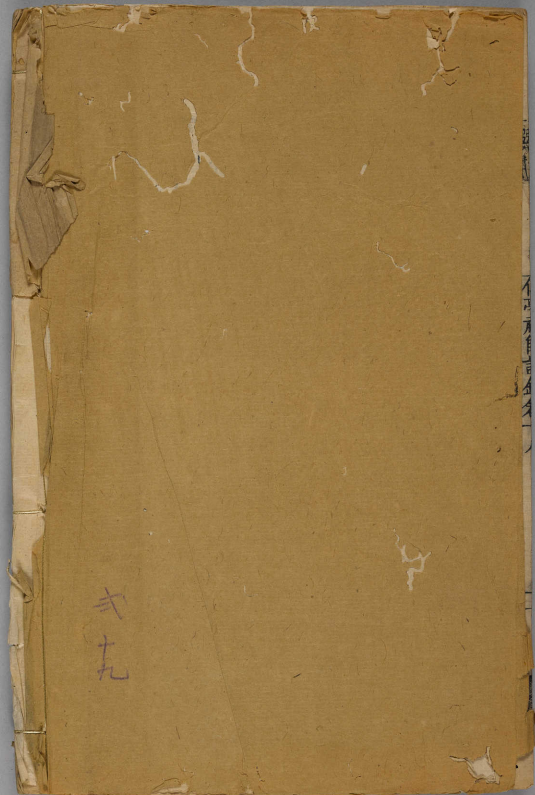
超云兄弟一家自知好惡但當隨分過時余云十年不見恐君不似昔時人切勿推聾粧啞超云今日相逢大家明取家裏事正須倚杖看山余云君臣父子不是偶然何得抑已而已超云明暗正偏幾翻話墮切忌雖休勿休余云石頭一宗埋沒向老兄手裏超云新豐一曲扶起在阿師分中余云也莫惡口傷人我不慣這般蟲豸超云何必偷香掩鼻只此間賊証分明余向超拈起布冠云這老賊爭容得他超向余安放拄杖云勸老兄向這裏坐時左右方進飯兩人各大笑乃已過天童和尚尚曰天寒遠來不易余云

伏惟萬福尚曰船來陸來余云不行鳥道尚休去余起謝茶余嘗講易至睽卦蔗菴和尚問如何是載鬼一車余云捉敗雲門不爲分外蔗云石鞏三平莫不是遇雨則吉麼余云我不要半個我要一個蔗舉拳余云澤上有火此是我往時節許多出乖弄醜今日舉向人前面皮片片落了也還說他怎的好爲老僧藏拙



藤野

舉向人前面安中元都了出數篇詩詠印抄爲朱曾
余云單上首火也長非卦却證指多出華弄翻今日
長野雨限吉惠余云非不要半圖非要一圖燕舉竿
一車余云非姐雲門不爲長候燕云可舉三平莫不
張隨茶余嘗藉息至鄉佳燕茶味尚間收何景薄累
升外事蘇尚曰雖來望來余云不行鳥道尚於去余



式
十
九